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七回 義僕明冤淑媛病

僕念主人漂泊，存亡難審焦勞。神前訴告那奸豪，天遣好豪來到。兩嫗爭媒毆詈，遺簪墜髻堪嘲。忽然啞啞病多嬌，此日天公弄巧。

右調寄《西江月》

卻說那杜卿雲父子，為衛旭霞不見了，鎮日在家想念，差人四下找尋，竟無音訊，待要與鳳家討人，一來怕涉訟，二來又恐他竟遁去京中會試，暫為中止。但是憐那山鷓兒孤形弔影，看守那所房子，於歲底時，杜老叫兒子卿雲到山去檢點房屋器皿，封鎖好了，交付地鄰防守，遂領鷓兒來家住下。

不道是光陰易過，倏焉又是春盡夏初的時候了，日日在家觀望吉彥霄可有信來。豈知那吉彥霄已自中了進士，入過詞林，住下京都，那裡有什麼衛旭霞來到？這時，杜家父子不免寢食不安，感傷嗟咨，朝夕不已。那山鷓兒本是一個義僕，也自戚戚於心，時時恨著那花遇春。

一日，山鷓兒在家納悶，獨自到街上去閒闖，直闖至城隍廟裡。走上階去，見那城隍威靈顯赫，坐在上邊，鷓兒乃道：「我想家主被花遇春這千刀萬剮、狗娘養的哄去，害了性命。如今杜相公家終日畏縮，不肯與我家主申冤，我又無門懇告。今日恰好到這裡來，不免在神案下叩告一番。倘得神道有靈，去捉死了他，先出出氣也是好的。」遂撞鐘擊鼓一回，跪下朗言禱告。豈知那花遇春是日遁走到雲間去，又投著舊相知柳鄉宦家做陪堂，哄誘他家公子到蘇遊玩，恰好也到城隍廟裡來耍子。聽見鷓兒跪於神前叫他姓名訴說，遇春細細聽了一回，知是衛旭霞家的家僮了，不覺怒從心起，同了柳家的僕從，走去揪住了山鷓兒，不由分說，拳頭腳尖，亂踢亂打。

正在那裡喧嚷，適值新到任的巡按劉鐵面在廟前經過。那山鷓兒聽見有官府在街斥喝，抵死拖了花遇春出來叫喊。這時遇春急得魂不附體，著實要用力擺脫，豈當那個鷓兒要與家主鳴冤，反受他毒打，怎肯放他？且喜得按院是上司官，清道甚嚴，那柳公子同跟隨的一班人，都迴避了，只有山鷓兒、花遇春絞成一團，按院見了，問道：「是什麼人？」山鷓兒亂喊：「青天爺爺救命！小人是與家主申冤的呢。」

按院喝叫鎖了，遂帶回衙門，坐起堂來。先喚山鷓兒上去問道：「你有何極冤，攔街叫喊？」鷓兒道：「小人山鷓兒，要與家主報仇的。」按院道：「你家主姓什麼，叫甚名字，有何冤仇，細細說來。」鷓兒道：「小人家主叫衛旭霞，是吳縣洞庭東山人，新科解元，於去年十月間，被那下面的花遇春哄騙去，與本鄉鳳鄉宦家小姐強逼成婚。家主不願，一去杳無蹤跡。不知是謀害與不謀害。那花遇春當日自知情虧，即逃遁他方去了。獨小人一個，苦我家主含冤莫伸，今日只得向城隍案前訴告。天網恢恢，遭他到來。小人扭住了，要還我家主生死明白，反被他毒打，幾乎死了。天幸遇著青天爺爺，求爺爺明斷。」

按院乃喚花遇春上來，問道：「怎的好好裡一個衛解元，被你哄騙去謀害了？從直說上來，免受刑法。」遇春道：「青天爺爺，這樁事情雖是小人做媒，那衛解元不見了，實不乾小人事。」按院道：「是你做媒，怎說不干你事？該死的奴才，叫皂隸夾起來。」

遇春聽得要夾，遂哀告道：「青天爺爺，小人從不曾受刑的，待小人細說便了。那個衛解元原與小人是莫逆之交，並無半點仇隙的。這個鳳鄉宦是退歸林下的，因年邁無兒，有一女兒叫做瑞珠小姐，年將及笄。鳳宦曉得衛解元生得人材俊雅，又是不曾娶的，欲贅他為婿，喚小人去做媒。他自應允，鳳家擇吉成婚。不知衛解元何故，遁跡潛蹤，小人實是不知其細。」

鷓兒道：「青天爺爺，小奴的家主不曾到他家時，心中就不願的，是他連連而來，當日哄騙去了。」按院道：「山鷓兒，你家主這樁事體，有什麼親族見證的麼？」鷓兒道：「我家主族裡是凋零久了，竟沒有人證。有一個杜卿雲相公，是家主的表兄。去年不見了，曾到山上鳳家去說了一日。這是可證的。」按院道：「如今杜卿雲在那裡？」鷓兒道：「就在老爺馬足下，去不多路。」按院就差個皂快，押了鷓兒，到杜家去。

鷓兒到了家裡，先將城隍廟禱告遇了花遇春，按院拘去審問的情由，細細說明了。卿雲遂易了服色，隨著皂快，到察院裡來，慌忙跪下道：「憲公祖老大人為何呼喚生員？」按院道：「那新科解元是你的親戚麼？」卿雲道：「是生員的中表兄弟。」按院道：「既處至親，是休戚相關的，怎麼被人謀害了，不替他申冤，束手坐視？」

卿雲道：「生員誠恐表弟潛遁他方，故不敢輕易興訟。況且那個鳳來儀又是一個忠厚老宦，這樁事不過是他沒見識，聽信那門賓花遇春說計哄騙，以致如此。遇春一向潛遁，故生員未及告理。」按院道：「他怎樣哄騙的呢？」

卿雲道：「依那鳳來儀說，他本意要招贅一婿，乃花遇春說得衛旭霞生得俊雅無比，又是青年拔解，所以心上十分合機，叫花遇春去叫衛旭霞說合。旭霞心中不願，當下就辭絕了他。鳳來儀也罷了。那花遇春便從央設計，叫鳳家備酒請旭霞，只說本山大老仰慕新解元，要款宴你，極口哄騙去。進了他門，一時促迫，成了婚，送入洞房。誰知家表弟竟坐懷不亂，一宵到黎明，不別而行，至今杳無蹤跡。今日得遇憲公祖老大人明鞠，與家表弟申雪此事，是披雲見日了。」

按院乃對遇春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人家婚姻乃百年大事，何可要你從中奸謀哄騙，勉強逼勒，以致衛子逃亡，明日去拘那鳳家到來，對簿明了，定你的罪！」花遇春暫且收禁，杜卿雲、山鷓兒亦且寧家，遂一面仰縣拘提鳳宦家屬去了，正是：

為人若作虧心事，自有天羅地網刑。

卻說那鳳來儀處，自從做了這樁話巴，羞慚難向人言，氣得那瑞珠小姐鎮日納悶，懨懨瘦損，竟成個鬱症，臥牀不起，著實禱神服藥，怎能脫體？一日，正在病篤之際，不料按院的公差到來，被那些不知世事的侍女們把這事情對瑞珠小姐說了，真是火上添油的一氣，不知不覺命歸九泉去了，嚇得滿家哭哭啼啼。幾個公差目擊了此段光景，只得寬緩到明日致意鳳宦。

鳳宦乃差個曉事的家人，回到郡中，等候按院坐堂審問。那鳳家人道：「家老爺稟上老爺，那衛解元的事，通是那花遇春兩邊哄騙，逼促成婚，以致衛解元不願而逃。我家小姐又羞慚含忿，成疾而死。如今衛解元生死未明，其僕山鷓兒為主鳴冤，其罪實有所歸，與家老爺無乾，望老爺詳察。」

按院即弔花遇春與山鷓兒一干人犯來對鞫。那花遇春道：「這事都是鳳鄉宦勢利衛解元，叫小的去說合他成婚。前因衛解元不肯，小的亦欲罷了。因鳳鄉宦叫小的再四誘他上門，勉強他洞房花燭了。豈料衛解元心堅不願，竟危坐一宵，至次早黎明即遁去的。小的不過從中為媒的，有什麼歹心惡意？願老爺明鏡冤鞫，自能洞燭情理。」鳳家人道：「既是與你沒相干，何必逃走？這就是你心虛了。」

按院見他兩個對口，乃喝花遇春道：「你明是只顧賺錢，純駕虛詞，兩邊哄騙，計賺成婚，以致男逃女死。本該問你個重辟，以正奸媒之罪，且以抵償鳳小姐之死。只因鳳鄉宦原擔一種強逼成親，自誤其女亡命，且衛解元或未至死，難以定招，且扯下去杖責二十，日後定罪！」乃寫判語云：

審得花遇春，媒蠹之最狡者。駕虛撮合，誤兩姓之配偶；是非顛倒，乖生死之姻緣。茲為鳳宦畫策，哄騙衛解元，強爾成婚於倉卒。致解元不從，效學柳下惠，飄然遁跡於黎明，蹤影無稽，死生莫決。花遇春哄騙之罪何辭？重責二十，姑先問杖，以懲奸媒；俟查衛解元死生的確，再定供案。至如鳳小姐之死，雖明珠沉淵，事屬可矜，亦由父誤，難以罪人。山鷓兒挺身鳴冤，實為義僕可旌。花遇春召保發落。所審是實。

寫完了，把一干人犯俱已放回。出衙門，恰好那柳公子原牽掛花遇春，走來探望，劈面撞著了，與花遇春說過一回，贈他幾兩

銀子，為日用使費，已自別去。這起公差押著遇春去了。正是：

義僕陰中遇繡衣，烏台明鞫兩無虧。
偏憐淑女含冤死，老宦悲傷恨已悲。

卻說素瓊小姐，自從那日老夫人述了衛旭霞遁跡潛蹤之信，更兼趙花嘴來要請庚做媒，日日在家千思萬想，苦憐才子漂流，嗟歎自己命薄，慊慊瘦損，茶飯少思，只恐趙花嘴復來歪纏，老夫人真個聽信了他，在那裡擔驚受怕。

一日，正與春桃相對，計議此事，只見碧霞走進房來道：「奶奶要與小姐討個紅帖兒，叫春桃姐拿了筆硯出來一次。」素瓊道：「要紅帖寫恁的？」碧霞道：「那個包說天方才到來，替小姐做媒，要寫八字。」素瓊聽見此言，乃暗暗想道：「好笑我家母親！這樣大事，沒些正經，聽這起下賤！前日又是什麼『花嘴』今日又是一個『說天』。如今也不要論別的，只這兩個渾名，就叫得不正路了，可知不是正經人，怎的輕易就把庚帖與他？倘然被這起女無籍將去，傳入土豪之門，要強逼起來，我家正處三不如人之際，這便怎處？豈不教人氣死！又不被人笑話！我且只說沒有紅帖，回了再處。」乃對春桃道：「你去回了奶奶，紅帖一張也沒有。」

春桃聽了吩咐，同碧霞走到外廂去，說道：「小姐說紅帖沒有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這便怎處？待我教人去買來。」包婆道：「此時去買起來，只恐不便。老夫人只消說小姐的口生，與小婦人記去，教他家自寫去占卜，卜好了再來寫八字去罷。」老夫人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遂念道：「十八歲，是七月初七子時建生。」包婆婆記熟了。

春桃在旁聽見念過口生，遂道：「奶奶，小姐的性格，近日越覺清奇古怪得緊。不知是什麼人家，扳得扳不得，出了口生去，是他家做主了，不可輕易的。只怕原與小姐商量一聲便好。」包婆道：「春桃姐，我做媒人，非是今日初出來的。隨你什麼鄉宦人家的小姐，偏是我去一說就成。況且再不去瞞天瞞地，哄成了，害別人家兒女的！你但放心，煩春桃姐替我說與小姐知道，就是崑山城裡第一個大鄉宦，做官的，教做詹萬年，他的頭一個公子，也是進過學的秀才。若是成了，包小姐榮華不盡，一些也不要疑惑得的。」

正說話間，只聽得外面叫一聲：「奶奶！」你道是誰？一看竟是那趙花嘴，搖搖擺擺的走進房來。與老夫人見過禮，正要啟口說話，回轉頭來見了包說天，心裡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阿呀，說天嬌嬌，你有何貴幹在此？」說天道：「花嘴娘娘，你亦有恁事到來？」花嘴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前日奶奶教我替小姐做媒，今日特要請八字來的。」說天道：「是那一家呢？」花嘴道：「自然是有子人家，來請八字。你查問他怎的？」說天道：「趙娘娘，這樣大事，瞞騙不得的呢！」花嘴道：「你見我做了半世媒人，哄騙了那一家？要你在奶奶面前虛奉承？大家做這行生意的，好不扯淡！」

老夫人見得趙婆不說，乃道：「前日趙娘娘說什麼富鄉宦家第三公子。」包婆婆乃道：「阿呀！奶奶不要聽他。我方才說的詹家，是霄壤之隔。若說那富家，公婆又凶，公子又丑，是成不得的呢！」趙婆聽了，不覺怒從心起，乃道：「我始初只認你奉承奶奶，說這幾句話兒。原來是為著自己要搶做媒人，故意說謊，打我破句。」包婆道：「怎麼我搶你媒做？你晚來，我先至，倒反說得好！如今我不怕你跳上塔去，只落得小姐的年庚，奶奶先傳與我了。」

趙婆聽說了這番說話，就罵起來。包婆心裡也惱起來，竟自一把揪住了花嘴亂打。老夫人、春桃兩個見了這樣光景，用力解勸，那裡拆得他開？罵的罵，打的打，真個熱鬧之極！有一曲《黃鶯兒》為證：

包趙兩相逢，做媒心，個個雄。忽生嫌隙奸心動，渾名兒自攻，丑聲兒自同。喧嘩攘臂相爭勇，氣衝衝。頭蓬髻亂，沫血盡顏紅。

此時老夫人和春桃，見他們兩個勢甚梟勇，也不去解勸了，任他打得氣歎，各自歇了，尋簪拾髻一回。包、趙兩婆遂辭過老夫人，一頭罵一頭走的出門去了。

卻說那春桃道是這兩番相打，來得希奇，忙奔進房去，欲說向素瓊知道。只見他悶昏昏的睡於牀上，春桃乃暗想道：「我說小姐心中只有個衛生，別家是不願的，所以方才奶奶要紅帖就回了。如今這個局面，少不得非是生病，還要弄出些別樣事情來。」

想罷，遂走近身去，叫一聲「小姐」。素瓊在夢裡直跳起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身子熱，頭眩得緊。快快拿茶來與我吃！」春桃見得小姐忽然生起病來，急得魂不附體，連忙走到外面，對老夫人說了，拿了壺茶，一齊進房來。釀一杯，遞與小姐，吃了下去，隨即盡情一吐。

此時嚇得老夫人心驚膽顫，慌忙問道：「我兒，你生什麼病兒？」素瓊懶垂垂的睡在牀上，竟不答應一聲。老夫人見他如此光景，道是古怪；將手去摸他身上，覺得熱如火燒。心裡急了，乃吩咐春桃道：「你住在房裡相伴，不要出來了。待我出去延醫占卜。」竟到外廂去了。

卻說這春桃身也不轉，立於牀邊服侍，見他昏昏沉沉，時常叫幾聲兒，只是不肯答應。春桃想道：「怎的方才老夫人叫你不做聲，如今原是這樣，為何半日上邊生起病來，恁般凶得緊！不知老夫人出去，可請醫人到來？」

不多時，只見老夫人陪了一個女醫進來。春桃去收拾好了牀前，那女醫走近身去診了脈；又仔細看看面色，見他雙瞳不轉，兩頰通紅；問他言語，並不回答。女醫對老夫人道：「令愛的貴恙，方才奶奶說是初起的，怎麼六脈俱沉，動而不移，身熱面紅，虛陽泛上，是裡實表虛，胸中氣促，又無胃氣，看來皆因鬱結所致。不是得罪說，要成噤口痢疾了。」

老夫人聽了這幾句話，不覺撲簌簌的墮淚，問道：「若得肯定妙方醫好了，自然重重相謝的呢。」女醫道：「老夫人縱鋪滿了銀子，無方治症，難賺老夫人的。目下只好略用一劑，退了他的熱，是使得的。其餘實沒本事。」說罷，撮了兩劑，吩咐這服法。老夫人送過幾星藥資，遂起身作謝去了。

老夫人即到房裡來，喚碧霞、春桃兩個小心煎好，付與素瓊吃過。又停了一回，只是不言不語。老夫人心憂悶，含著淚眼，走到外邊，叫柳兒出去請一個起課的來。起了課，斷過些神佛，你道好不詭異！課斷大象，竟與那女醫口中相似。此時老夫人也覺沒奈何，只得依著他斷，獻過了些神祇。以後又請幾個名醫來看過，縱使藥便吃了無數，你道怎個肯好？竟依了女醫之口，一個如花似玉、能言能語的小姐，遂成了一個暗啞之症。以後身體不熱了，喜得飲食原是如常，無害於命。只可惜那侍女春桃，日日與他你說我話慣了，覺得他默然不言，不但寂寞難過，更要揣度其意思，要長要短，只得耐著心兒服事。

至於這老夫人，見了女兒如此，鎮日愁眉不展，長吁短歎的憂悶，乃思想道：「我也是肯佈施修行的，怎的天使我兒子沒有一個，夫君又早棄了，只守著這個女兒靠老，又罰他生這樣惡疾起來，如今弄得如棄物一般了。」

正想間，忽見碧霞領了包說天一步步的走到面前，相見了，說道：「奶奶一向好麼？」老夫人道：「不要說起！自你在此裡相打這一日，我家小姐不知為什麼生起病來，勢頭甚凶，連忙燒紙服藥，有名的郎中請了幾個看過，你道怎肯脫體？不知不覺的竟成了啞疾。如今已有兩個月了。我為了他日夜怨命，倒要愁死！」

包婆聽了這番說話，呆了一回，才開口道：「小婦人在外，但聞得小姐有恙，近日不見說起，只道好了，豈知這樣事不湊巧。前日傳小姐的口生去，他家一占就占好了，就要送聘，故爾特到府上來。」老夫人道：「縱使占得好了，小女這樣光景在那邊，也騙不得他家，只好再處。」包婆心裡還道老夫人不願，假意推辭，乃道：「待小婦人進去看看小姐如何？」老夫人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領了包婆，走進房去，見得素瓊頭也不梳，若泥塑木雕的坐於牀邊。

包婆道是真情，心裡料想這頭媒人做不成了，走出來歎口氣道：「枉卻前日與花嘴這番相打，今日倒要被她叫笑了。」乃對老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小婦人告別了。奶奶耐心些兒。小姐好了，原要作成做媒的呢。千萬不要聽這趙花嘴哄騙，卻了小婦人。」老夫人道：「只要病好了，原是你做。」包婆道：「如此待小婦人回去，日夜祝告小姐病患早痊。」

兩人說說話話，走到廳上。老夫人送他出了門，正欲轉身進來，只見門外走一個戴孝的人，氣疹疹進來，竟是吉彥霄的家人。

老夫人吃驚問道：「你為何頭上戴孝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家太老爺昨夜死了，特差小奴來接奶奶。」老夫人聽了，又是一苦一急，不覺流淚盈腮的道：「兄妹之情，自然該去送殮的。你不曉得我家小姐，前月生出一場急病來，要親自調理，頃刻不離，怎出得門？只得要你去回覆一聲，待小姐病體稍可，當來祭太老爺也。」說罷，進去叫廚下收拾點心與他吃了，連夜打發他下船歸去。

是夜，老夫人細細思想女兒病體不能痊可，只有得一個胞兄，今日死了，不覺自己愁悶一番，嗟歎幾聲，睡了。不知那個素瓊小姐的病症，何日痊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御史成招，花遇春少不得此一番的。但趙、包兩嫗，如此煞風景，冰人亦須劉鐵面敲他幾下才是。

素瓊啞，焉知非假妝不言？老夫人、春桃俱被他瞞過。